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纪实

“鱼尾纹一定比玻尿酸美丽”

7月底,当我随苏州昆剧院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剧组赴港,参加2023中国戏曲节演出时,在全新的香港戏曲艺术中心大剧场,竟然与林青霞不期而遇。原来,作为白先勇老师的好友,林青霞与其好友,作家、翻译家金圣华老师早就就买好了最佳位置的戏票,鼎力支持,且连看三天,风雨无阻。

三天里,与林青霞同坐一起看戏,发现每天她总是准时在开场前五分钟走进剧场,仪仗妆容端庄得体。直到第三天演出中场休息时,青霞突然与我谈起:“晚上散戏后一起去我的半山书房夜宵聊天,可好?”“女神”相邀,清谈雅集,且在招待过莫言等大作家、鼎鼎大名的“半山书房”,岂有不去之理?

后来才知道,这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聚会,那天演出结束已是晚上十点半,原本青霞想约我与主演沈丰英、俞玖林、沈国芳与金圣华老师一起在半岛酒店茶叙,但那时早已过了酒店营业时间,这才临时决定改在她的半山书房聚会。

走进半山书房,已是深夜十一点。简洁、雅致、大气的原木颜色风格装修,进门墙上就是那幅多次出现的画作,融合了其经典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中邱莫言以及东方不败的形象,画面上还写着“I know you will never forget me”。青霞笑着说:“这是好友施南生送我的生日礼物。”

房间的布置很简洁,家具不多,满眼所及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橱,摆着许多青霞经常阅读的书籍:从张爱玲、杨绛、白先勇、董桥、莫言、阎连科、张大春、金宇澄到米兰·昆德拉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迪伦马特等,还有《李白全集》《宋词选》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三言二拍》,古今中外,蔚为大观。“刚装修不久,有些家具还没来得及摆好。来,你随便坐,千万不要拘束。”青霞热情地招呼我到靠窗的餐桌上坐下。眼前的玻璃窗外,放眼望去是维港美丽、繁华的夜景。

餐桌上,一应餐具、酒杯早已布置整齐,趁着青霞进屋换衣的间隙,一壶香浓的普洱茶已端上餐桌。“都是临时准备的,只有自己家做的饺子招待了,水果是刚才请人从家里拿来的,招待不周,可不要介意。”谈笑间,青霞扎起头发,换了一件黑色衣服,款款走来。

这一夜,不仅品尝到了青霞家有名的手工水饺,还喝了特意准备的香槟。作为“莫言同款”,青霞家的饺子是典型的山东口味,三鲜馅,皮薄馅大汁多,配以特制的蘸料,令人齿颊生香。大家也从一开始的拘束,到后来逐渐变得越来越轻松。青霞不仅忙前忙后,一应招待总是亲力亲为,更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,会照顾到餐桌上每一位客人的喜好与心情,令人如沐春风。对于刚演出完的演员,特别安排温润的热茶招待,生怕影响他们的嗓子。金圣华老师不善饮酒,但面前的白水却总是热的。“我想,你应该想喝一点冰的吧?”见我连连点头,她微微一笑,走进厨房,专门安排人制作了好喝的冰红茶款待。

酒酣耳热之际,青霞忽然问道:“要不要喝一点茅台酒?”没想到得到大家一致热情的回应,演员们此刻也不顾嗓子了,反正三天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。于是青霞又亲自取来珍藏的茅台酒,给大家一杯杯斟上,共同庆贺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又一次在香港引起轰动。

说起自己与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缘分,要追溯到整整17年前。当时,林青霞与金圣华冒着严寒赴北京,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学者、作家季羨林先生,并向先生当面讨教写作之道。其时,正逢白先勇先生带着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,原本打算“只看一场”的林青霞,不仅连着看了三天,还邀请了所有演员吃夜宵。她与苏昆、与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缘分也就此结下。

整整十七年过去了,当初的年轻演员如今已是昆曲舞台上的台柱子。青霞盛赞演出,面对赞扬,女主角沈丰英坦言:“二十年来我们从青年演员逐渐成熟,无论经历了什么,原班人马几乎还都在一起,很不容易。有时候我们也很受伤,一些批评的声音很不客气:你们都这岁数了,还叫什么‘青春版’?那时候真的很难过,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老了,该不再演出了。”

青霞听罢,大抱不平:“怎么会? 只要还是你们原班人马演出,就依然是‘青春版’。‘青春版’是一种理念,一种文化精神,也是以白先勇老师为首的一群文化精英,为昆曲传承复兴所探索的道路,只要坚持下去,昆曲永远是年轻的。至于年龄,更不必担心,要知道,鱼尾纹一定比玻尿酸美丽!”

林青霞:千帆过尽,温润如昔

王悦阳



疫情阻隔,许久未能见到有着当代影坛传奇“女神”美誉的林青霞,但她的近况,却常常能通过网络看到,近年来,她撰写出版了第四本散文集《青霞小品》,今年又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。毋庸置疑,无论在人生哪个阶段,林青霞总能活得精彩,潇洒,充实,因而无论走在哪里,总会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与独特的气质。



林青霞与本文作者摄于半山书房



林青霞绘本文作者侧面头像



漫画为好友施南生送给林青霞的生日礼物



半山书房一角

“我在这里阅读、写作、画画,内心很安静”

愉快的夜宴在青霞亲手送上的围巾、书籍与签名照后落下帷幕,整整两个多小时,从饺子、水果到最后奉上的汤团,青霞的招待,热心、周到、细心。她真诚地对我说:“对于戏曲艺术家,我始终心怀敬意。我总感到,他们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,希望今晚他们能感到愉快和满足。”

安排司机送演员们回酒店休息后,一杯清茶,久别重逢的青霞与我聊起了文学与绘画。尽管已是凌晨两点,窗外夜色蒙蒙,但窗里却依旧谈兴不减。午夜的半山书房,静谧、适意,有书有画,有诗有茶,“我在这里阅读、写作、画画,内心很安静。”望着充满书卷气的自家书房,青霞如是说。

我们从书架上的书说起,青霞特意指了指一本《老妇还乡》,说起了自己的忘年交黄永玉先生。“黄先生与导演杨凡是多年好友,杨凡带我去北京见他时,黄先生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。看见我,午睡刚起的他一点也不惊讶,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‘哦,你来啦’,我与他虽是初见,一切仿佛却像老友重逢一般,就这么自然而然的,我坐在他身边,听他聊天,整整一天。就在那天,黄先生拿出迪伦马特的《老妇还乡》给我,推荐我好好读一读。回酒店后,我忙于其他事,没能及时阅读这本书,第二天再去看他,黄先生问我读了吗,有何感想,我却只能歉意地笑笑,说自己还没来得及看。很明显,老人家眼里有一丝失望,恐怕对于这本书,他早就准备了很多话想要和我聊,结果却留下了遗憾。”

我笑着说:“黄先生对这部剧本确实很有情结,当年北京人艺排演该剧,黄先生还主动请缨担任美术设计和人物造型呢。或许,他有想法,让您来演这部想象奇特却又辛辣深刻的好戏。”

说到舞台剧,另一个话匣子又打开了。尽管林青霞淡出银幕多年,但喜爱她的观众始终期待她再度绽放光彩,特别是在话剧的舞台上。对此,青霞笑称:“确实接到过不少邀约,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。”而在这些邀约中,白先勇无疑是颇具分量的一位。白先勇始终希望林青霞能演一个自己笔下的人物,对此,林青霞钟意《永远的尹雪艳》,而白先勇则更喜欢《游园惊梦》里的钱夫人。

“有一次聚会,先勇试探性地跟我提及《游园惊梦》,结果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不喜欢,白老师一下子愣了好久,说不出话来。

当时想法其实很简单,我总感觉钱夫人这个人物身上的戏剧性冲突不够强烈,且都是内心独白,很难在舞台上表现好。”青霞对于自己的直率与冒失,始终怀有一份歉意。前年,恰逢《台北人》出版五十周年,为了表达对白老师的敬意,青霞用了一个晚上认真读完了《游园惊梦》,“而且是立正读完的,算是一种自我惩罚吧。”说到这里,青霞自己笑了起来。

我告诉她,《游园惊梦》或许是白先勇最为得意与喜爱的短篇小说,白老师自己就不知几易其稿,方才艰辛写成,自然最为看重。难得的是,这也是他亲自参与改编成舞台剧的小说,台湾版主演是表演艺术家卢燕,上海版主演是昆曲名家华文漪,因此他一定很期待一位香港版的钱夫人,那种铅华洗净,雍容大气的气质,舍林青霞其谁? 听罢此语,青霞频频点头,若有所思。

“现在我对绘画的兴趣超过了文学”

闲谈文学的时候,只见青霞从柜中拿出一沓紫色的纸,随即边聊天,边拿起刚才签名的银色笔涂画了起来。正诧异间,不多时,一张我的侧面头像映入眼帘,尽管只是寥寥几笔,却抓住了五官特征,极为传神,令人爱不释手。

画笔是近年来青霞继文笔之后的又一事业。前不久,作家莫言来半山书房做客,也得到了青霞亲笔画像的“待遇”,传为美谈。当青霞把这幅画作传给我们在上海的好友贾安宜女士时,安宜一眼就认出画的是我,连夸有趣。随后,安宜把青霞画她的也发我欣赏,同样是不多的笔墨,却善于捕捉特征,运用线条的交织勾勒,画出人物的神采气质。

说起绘画,青霞喜上眉梢:“我从小喜欢画画,有段时间,我每天临摹五张大师的画。”那阵子,青霞的涉猎很广,蒋兆和、黄胄等人的画册更是翻烂了。“后来,杨凡跟我说,不妨专攻马蒂斯。他的线条不多,看似简单,但却极有质感,既易于上手,又不乏新意。”听了好友的话,青霞特意买了三本马蒂斯的画册,悉心研究,越来越沉浸于马蒂斯的艺术世界。

去年的一天,青霞在半山书房欣赏着马蒂斯的画册,翻到最后一页时,一段文字引起了她的注意:“1954年11月3日,亨利·马蒂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,享年85岁。”一时间,竟如轰雷掣电般震撼,却原来,西方绘画巨匠陨落的那天,正是身处东方的林青霞呱呱坠地之日。“我相信其中一定有某种艺术上的缘分。之后,我就专攻马蒂斯的绘画风格,几乎买全了他的画册研究,特别是他的素描,还有线条独特、色彩强烈的油画,我都悉心临摹过。我第一次为了画展专程飞去日本看,就是因为马蒂斯。”

“这是我首次尝试的两幅油画,临摹自马蒂斯《椅子上的女人》和常玉的《裸女》。”闲谈间,青霞拿出两幅油画习作给我看,笔触间,临摹大师风格惟妙惟肖。不同的是,相比较马蒂斯笔下写意的女性形象,林青霞画里的女性明显漂亮了很多,“你应该可以看出,这眉眼之间有我的影子。”

除了绘画风格的临摹,青霞说自己特别欣赏马蒂斯所说的那句话:“我所梦想的艺术,充满着平衡、纯洁、静穆,没有令人不安、引人注目的题材。一种艺术,对每个精神劳动者,像对艺术家一样,是一种平息的手段,一种精神慰藉的手段,抚慰他的心灵。对于他,意味着从日常辛劳和工作中求得宁静。”在她看来,无论是绘画还是文字,文学艺术所给予人的,就是纯洁与平静之中的温暖与蕴藉。因此,她愿意拿起画笔,把自己身边的良师、亲人、益友一一画下,用画笔见证彼此的情谊,也为岁月留下笔墨间永恒的美。

“现在我对绘画的兴趣超过了文学。”青霞笑着坦言,自己一直在构思第五本书,与之前写人、记事、游记的内容不同,这本书她想写一写自己的母亲。“我想,到时候所有的插图,都是我亲笔手绘,那样一定会很别致,也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。”期待过不了多久,这本图文并茂、承载着一颗女儿心的好书,会给人带来别样的美好与温情,一如林青霞其人,任千帆过尽,内心依旧温润如昔。